

The Rain
of Hometown

听雨

留学心语
LIUXUEXINYU



THE RAIN OF HOMETOWN

李建茹 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听雨



2011.11

第 1 卷 第 1 期

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雨/李建茹编.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4
(留学心语)
ISBN 7-5382-5605-9

I. 听…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3508 号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178 千字 印张:8.125 插页:2

印数:1—5 150 册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晓晶

责任校对:李晓晶

封面设计:杜 江

版式设计:赵怡轩

定价:14.50 元

心路历程的驿站

有什么过程比心路历程更绵远无期
有什么期盼比心灵渴望更执著坚毅
拥有时不知舍去的失落
存在时不知离开的挂记

于是，在异乡谋求生路的无助中，留学生就成了一个个“想家的人”，“在瑞典人家里做客”时，禁不住想起了“家乡的冻梨”，听着“‘竹子和蝴蝶’的音乐”，便明晰了一片“心中的秋天”，因此，每一位满怀挚情的学子，在留学的苦旅中，歇脚于一个个“中途小站”，讲起了“淡烟流水画屏幽”的串串小故事……

李建茹

1999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心路历程的驿站

李建茹

听

雨

拥有一个春节	曾晓文(留学美国)	3
想家的人	漫 天(留学日本)	6
心中的秋天	慧 泉(留学加拿大)	11
鞋垫子	萧 莹(留学英国)	13
听雨	于 洁(留学德国)	17
淡烟流水画屏幽	赵晓岚(留学加拿大)	19
天苍苍	查晓燕(留学俄罗斯)	23
中途小站	陶雪迎(留学日本)	27
温情链	曾晓文(留学美国)	29
Tegel 湖边	林 希(留学德国)	32
行云流水周末情	罗 西(留学美国)	36
哦,爱尔兰风笛……	海 龙(留学美国)	43

故乡的燕子

故乡的燕子	周长海(留学日本)	53
家乡的冻梨	继红(留学瑞典)	59
山芍药	刘立善(留学日本)	62
“竹子和蝴蝶”的音乐	李莉(留学德国)	65
名画在纽约拍卖记	海龙(留学美国)	72
观丹麦皇家婚典	彭小昌(留学丹麦)	82
初到美国	雪莉(留学美国)	87
采购“游击战”	继红(留学瑞典)	94
学车以前的故事	罗西(留学美国)	99
项链	何平平(留学美国)	106
江君被打劫之后……	聿木(留学法国)	109
寻包小记	林希(留学德国)	116
洪堡咖啡室	林希(留学德国)	121
家有“富豪”	周青(留学荷兰)	128
在瑞典人家里做客	方平(留学瑞典)	135
鸭趣	可嘉(留学美国)	138
鹿害	海龙(留学美国)	141
“刻板”与“固执”	韦福祥(留学匈牙利)	146

生 日

奶奶	王燕燕(留学美国)	153
老爸探亲	张丽峡(留学荷兰)	158
异国小朋友	林 希(留学德国)	162
“小陪读”	罗 西(留学美国)	172
丈夫、儿子、电话和我	王 幡(留学日本)	181
娜嘉	张 威(留学澳大利亚)	187
海兹老太	张 威(留学澳大利亚)	193
生日	张 威(留学澳大利亚)	197
卡琳	林 希(留学德国)	200
玛丽·让娜	尹洪哲(留学法国)	204
我的异国伴娘之行	罗 西(留学美国)	210
尾道三女士	刘立善(留学日本)	219
克莱尔·哈默斯教授	刘 璇(留学瑞士)	223
Sandra, 祝你快乐	罗 西(留学美国)	228
“美国道士”	海 龙(留学美国)	234
邇后,在密西西比河畔	海 龙(留学美国)	242
我与我的英国婆婆	继 红(留学挪威)	250

听

雨



拥有一个春节



● 曾晓文(留学美国)

在一夜的辗转反侧之后，我出了家门，踏着薄雪，只想在早晨的凛冽中走走。

四周不见人影，游泳池的脸也被蒙盖着。几叶草还留有残绿，慢慢地吮着清雪。

最后立在了一个山坡上，脚下就是这座自己生活了三年的雪城了。时常有汽车从眼前滑过，每一辆都开得斯文而安静。不远处的几家超级市场门庭冷落，从感恩节持续到圣诞节的购物热潮已经退下去了。家家户户都把门口的圣诞树、彩灯和花环收了起来，恢复了深冬原有的黯然。

就在这一片安静与黯然中，春节站在了我背后。没有红装重彩，没有歌乐陪伴，她是朴素地、无声地走过来的，像是一位特别的客人，只轻轻叩访等待她的人。



春节的气息在我的颈旁缭绕来缭绕去。清雪在草上化成了泪珠，太阳缓缓地蹶上天庭。

昨夜我给家里打了电话。我没有流泪，甚至还做到了谈笑自如。悲悲喜喜，被我描述得云淡风轻，而春节，被我在有意无意间一语带过。

她还是来叩访我了，悄然而执著，我知道自己无法回避。

对于每一个学子，一个越洋电话，就意味着拥有一个春节。许多人节衣缩食，或者在圣诞夜、元旦夜还出外做工，只为了赚一点钱，多打几次越洋电话。虽然只是聊聊生活中的琐事，只是传达一两声问候，却有无限感怀，无限安慰。

几天后我去纽约的唐人街，我不曾刻意寻访，却一次次和春节不期而遇。

在银行拥挤的人群中，我从人们手中的汇款单上，看到了中国的龙船龙灯，听到了南江北河的涛声，嗅到了迎春花的气息。

这里的人们在一年三百六十多个日子里，在中餐馆的油里水里辛苦忙碌，在衣厂的机器轰鸣中埋头劳作。对于他们，所有的日子都是相似的，他们内心郁结的乡愁等待一场释放，累积的亲情渴望一次表达。

一位三十几年前移居美国的广东女士，虽然在故乡台山已没有亲戚了，但还是和自己的兄妹凑了一千五百元钱给故乡寄去，因为他们总觉得在台山还有一个家。



寄回故乡的每一张汇款单，包含的不只是对亲人的体恤和报答，还有思念，经年累月丝毫不减的思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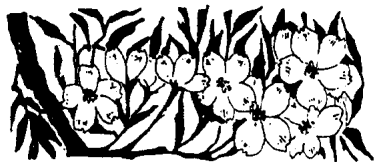
在电视电话中心，人们有机会和自己的亲人面对面地交谈。一个六年前非法来美的男人在屏幕上见到了自己的八旬老母、妻子和儿女，忍不住热泪盈眶。亲人的音容已改，而自己的归途渺茫。

对于远在天涯的人，一个家字所包含的意义是用生命的分分秒秒去感受的，而一个团圆的节日是在反反复复的梦境中被体味的。

因为一生的飘泊就注定了一生的热爱。

游子们也许在远离时没有怀揣一把故乡的泥土，但哪一个人不曾在梦中漫步在故乡的土地？也许没有在节日里张灯结彩，但在哪一个人的记忆中不曾有故乡的灯火璀璨？

由此我相信无论在这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只要在那里有一个华人，就会有一个春节。



想家的人



● 漫 天(留学日本)

“过年喽!”

小时候，一到过春节，我总喜欢这样一边高兴地喊着，一边和一群“小淘气包儿”，楼上楼下地折腾个够，直到各自的爹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把我们一个个地拎回去为止。其实，对于我来说，过年并不意味着一定有新衣服穿，一定有多少好吃的吃，在那个年代里，父母被那个年代里的“事”，一下子抛到“云贵高原”上。说老实话，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臭老九”是什么意思，但看到大人们在过年的时候喝那么多的酒，似乎又明白了什么。总之，过年我最得意的就是不用做功课了，可以玩个痛快。可爸爸、妈妈过年的时候似乎说得最多的词，还是“北京”。但这好像和我没太大的关系，我只知道，过年是惟一可以“放松”一下的机



会，而且明年的家里一定比今年更好。

当我们再回到北京的时候，好像是某一年的春节前夕，我记得，妈妈高兴地对我说：“今年咱们可以在北京的新家过年啦！”我却仍想着高原上的那个石板楼的“旧家”，还有留在高原上的一帮“小兄弟们”。但后来，我似乎又觉得，爸爸、妈妈对这新家的憧憬也许有一定道理。渐渐地，我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可心底却从没忘记过那山里的月光一样也是明亮的。

“吼！吼！”对面信号灯传来鸟鸣般的哨声，告诉人们可以安全通过了，我的思绪被暂时打断了。天上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到日本两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觉得“习惯”这个词有这么难理解。起初，我想自己一定适应能力太低，因为好多前辈都不屑一顾地对我说：“多呆呆就好了！”后来，我觉得冤枉自己了，因为我发现每到“六一”节，有孩子的前辈们总是忘不了为自己的宝宝买个小礼物；而中秋节，他们则或买或邮地搞来些中国月饼；过年时，就更少不了吃饺子了，真有意思。不过，最让我觉得不能习惯的还是札幌这没完没了的冬雪，地面被积雪垫得老高，湿度极大的雪花像不干胶似地贴向你的面颊，让人们难以忍受这“飞来的热烈的吻”！

穿过这条街就到了札幌市的中心区——大通公园。这里是札幌人的骄傲，一年四季，不断地在这里举办各种活动，像啤酒节、夏日祭，还有现在的冰雪节。本



来，今晚和邦华约好一起来看“雪雕”的，可我正赶上有事，只好事先去和他打个招呼了。

邦华是我的前辈，别看他年龄比我小，可他在日本从语言学校一直读到大学毕业，按他的话说，“抗战八年了”。因为他一直对我说日本这好那好的，似乎还充满了无限的憧憬与抱负。所以，我本以为他会向硕士、博士的高峰再攀上去，可这回他却说要回国了，倒真让我吃了一惊。对于我的不解，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以为在哪儿都可以迸发出憧憬的火花来啊?!”我好像什么也没听懂，又好像听懂了什么。邦华已经沏好了一杯茉莉花茶放到了我的面前，随着茶香的上腾，他便讲起了回国后的打算。

“知己知彼，才可百战百胜!”邦华似乎也为自己而兴奋起来，“这回我是特意找了一个与日本有贸易关系的公司，可以试试手了。”我望着他眉飞色舞的神情，真为他高兴，尽管那是还未发生的“将来”，但我想邦华一定能行，因为至少他已经拥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心愿!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我已经该起身告辞了，邦华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老兄，我回家了!明年春节你也回家一趟吧，咱们一块儿过年!”我当然也希望是那樣的，便冲他会心地笑了笑。

街上已是华灯初上，我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去的是“京王酒店”。前不久，一个朋友介绍给我一份工作，



是帮国内一家公司做临时翻译，因中方和日方在商务上有些矛盾，而且中方谈判代表已来日，我的工作是为当向导和翻译。

酒店前的灯光自然是绚丽无比的。几个穿着笔挺的日本人从酒店里出来，相互鞠着躬，然后分手道别。当我和中方代表再一次走进日方商事的那间会议室时，迎上来的仍然是前次见过面的那位满头白发、衣着很笔挺的社长。我觉得他的西装有点儿像副“盔甲”，这不由让我想起《套中人》中的那位先生。寒暄之后，双方落座，秘书小姐特意端上中国的香茶。此时，社长已经把资料摊在了我们面前，他若有难色地用敬语交流了起来：

“贵方讲我们提供的设备已经陈旧，而对产品的要求又超出现有设备所能达到的目标，是不是不太妥当啊？！因为我们提供的设备真的没有问题。还有这边的到岸产品要经过许多环节才可进入市场，是不是请贵方再考虑一下价格呢？还有……”

我望着社长肥大的脑袋在他身后墙上挂着的那幅大照片前来回晃动着，他脸上的金丝边大眼镜和照片的金框一起，在灯光下反着亮光。我知道那是社长前两年随一个团体访华时，在南京城前参加运砖修补城墙时拍的。照片上的社长穿着高尔夫运动装，戴着白手套，正嘿嘿地笑着，社长对此一直津津乐道，说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以至那笑容一直保留着，和现在的笑容一样自然。我觉得他走在街上，简直就是一个普通且和蔼的



老人。

双方谈判似乎没什么结果，等我们起身告辞的时候，社长还在一个劲儿地鞠躬：“拜托了，请一定再考虑一下我们的请求。如果有什么困难，请一定别客气，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出了电梯门，我才松了一口气，我晃了一下脑袋，想让自己清醒一下。和中方代表分手道别之后，我径直朝大堂门口走去，突然，身后传来一句中国话：“大过年的，怎么还打不通！”我转头一看，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正在饭店的国际电话前打电话，她好像很急躁的样子，从电话里抽出电话卡，又急不可待地插了进去。我这时才猛然想起：对啊！今天是年三十！中国人的新年！

我不知为什么朝那个女孩走了过去：“过年好！”她好像吃了一惊，抬起头睁大眼睛望着我，只一瞬间，她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过年好！”她答道。我们都笑了起来！

当我走出酒店大门时，雪已经停了，空气也似乎比刚才清新了许多，我并不觉得冷，透过窗户，还能看到那个女孩仍在打着总是占线的电话。

月亮出来了。

这时便有一丝月光洒了下来，我觉得这月光和北京的，和儿时记忆中的，似乎都一样的明亮，但只是泻在心上，有那么点不同。

“过年好！家人们！”

“过年好！想家的人……”我对着月光这样默念着。

